



8月6日下午，遂宁市船山区仁里镇解放村，雨后放晴，阳光从云缝里透出来，印在318国道旁那栋灰白拼接的三层农家小楼上。

遂宁姑娘罗滢在一楼大厅给客人介绍旗袍。隔壁茶室，墙上挂满了结业学员的照片——有来自黑龙江、广东、重庆的，还有来自日本和西班牙的。其中，最小的17岁，最大的56岁。

很难想象，一个藏在山间的旗袍工作室，能把这些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起。

让家里沉默的决定

2016年，罗滢23岁，大三，西华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生。毕业后考取教师资格证，回遂宁当老师，是家人对她的期待，也是她不少同学“顺理成章”的选择。

但那年年底，罗滢作了一个让家里沉默的决定。

“我跟我爸说，我要去浙江省金华市，去当旗袍学徒。”回忆起那个瞬间，罗滢笑了，“我爸中午喝了点酒，说‘你让我考虑一下’。下午，我问他考虑好没有，他说那你去嘛。”

一个“去”字，轻描淡写，背后却是1700公里的距离，一座陌生城市，一门在家族里从不是“正经职业”的手艺，以及一个“本科毕业当裁缝”的议论。

罗滢家里同辈4个姐妹，另外3个是法学、医学、英语专业研究生。“我爸经常在亲戚面前说，这是我们家里学历最低、个头最矮的。”她顿了一下说，“但他其实是在炫耀。意思是，你看我家女儿，本科毕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也做得不错。”

那已是后话。2016年之前，罗滢也没想过做旗袍。她从小在缝纫机旁长大，母亲是裁缝，缝纫机“哒哒哒哒”的声音是她童年的背景音。她趴在桌边看母亲踩缝纫机，只觉得声音好听，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坐上去。

大学期间，罗滢喜欢义工旅行，去大理、厦门，打工换宿到处走。大三在苏州，当地旗袍文化浓厚，街边小店里挂着的旗袍在橱窗里安静立着，像另一个时代的剪影。

“我突然就想能不能做这个？”之前，罗滢想过当老师，但觉得自己“思想太跳脱”，不适合围着分数转；也想过做销售、导游，但没有一个让她觉得“对了”。直到苏州那个普通的下午，这个念头冒出来，再也按不下去。



罗滢在制作旗袍。刘虎 摄

在山间开了一间旗袍工作室

十年一『裁』，遂宁姑娘裁出精彩人生

深夜的一封信和一门老手艺

学手艺，罗滢最先去的是成都。她挨家敲旗袍定制店和高定工坊的门，但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——要么“不收徒”，要么是“教会徒弟饿死师父”的婉拒。

之后，罗滢把目光转向网络。《浙江日报》一篇报道里，提到金华一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师傅，做传统旗袍几十年。一番周折后，她得到了赵师傅的微信号。加上好友第二天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赵师傅的朋友圈先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工作室招一名学徒，只招一名。”

“我当时特别紧张。他在浙江，我在四川，按理说招学徒肯定是就近找。”于是，罗滢连夜写了一封长信，详细介绍自己为什么想学做旗袍。几天后，对方回复：定你了。

后来赵师傅告诉她，收她是因为那封信“很认真”。

“最奇妙的是，我加他好友时，他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第二天他就在朋友圈发了那条消息——像是他在等一个人，而我正好出现了。”罗滢坐直身体说。

2017年初，罗滢去了金华，成为赵师傅招收的第一个学员。

罗滢学的是传统民国旗袍工艺—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整片式平裁旗袍，不用胸省腰省，全靠“推、归、拔、烫”。推，是把布料顺着经纱方向推松；归，是把纬纱方向归拢收紧；拔，是在弧线位置拉长布料；烫，是用高温将新纱定型。四道工序下来，一块平布“长”出了贴合女性身体的曲线。

“这门手艺有个断代。很多老师傅已离世，新人想学，中间没人传。”言语间，罗滢透露出一丝庆幸，“全国还在做这个、还在对外授课的，我知道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我师父，另一个是北京一位老师。”



罗滢制作的旗袍。罗滢 供图



罗滢工作室的墙上，挂满了结业学员的照片。刘虎 摄

回村里去

2019年学成后，罗滢面临选择：留在江浙还是回遂宁。江浙旗袍氛围更好，客户更多。但她想了想，父母只有她一个孩子，“早晚都要回来的，不如早回来扎根。”

罗，拆开是“四夕”，她用自己的名字成立了工作室——四夕之夏旗袍工作室，回到遂宁，租了一间三四十平方米的公寓，开始接单。

单子来了：一位在澳大利亚的客户，每年回来两次找她做旗袍，至今没断。

想学的人也多起来，罗滢被人“推着”开了课。但公寓太小，施展不开，她想要一个更安静、更大的地方。

“我很喜欢这条路。”罗滢指着工作室窗外说，“两边有树，视野开阔。”当初，父亲陪着她在这条路上挨家挨户问是否有房子出租。她不好意思敲门，父亲便帮她问。

最后找到这栋房子。房东常年在外，房子空着，租金一年1.7万元，清水房，装修花了十四五万元。

不需要赚很多钱

工作室里，照片墙上的面孔越来越多……

“来这里学习，短则一个月，长则半年一年。”罗滢说，学员来自黑龙江、广东、重庆，甚至还有从日本、西班牙飞回来的。其中最小的17岁，最大的56岁。

“可能和外界想象的不一样，年轻人的接受度反而更高，更有文化自信。”罗滢说。

一件基础款旗袍，要做15天左右，复杂的要一个月往上。一个月最多出3件，均价3000元。

“能撑起生活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我不需要赚很多钱，维持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”罗滢想了想说，“老天对我挺好——一出师就有客户，一开班就有人来，一路都有人推着我走。”

“有没有想过做成品牌？”记者问。

“没有。我就想把传统旗袍推得更广。”最近，罗滢在跟遂宁的一些学校谈合作，想开设旗袍工艺兴趣课，进学校、进社区、进老年大学。“让更多人知道，旗袍不只是婚礼上穿一次就收起来的東西，它可以日常穿，可以很舒服。”

多出去看看世界

今年，罗滢多了一个新身份——船山区人大代表。“很意外，妈妈说有种‘孩子出息了’的感觉。”

第一次拥有这样的身份，罗滢的发言磕巴，紧张。虽没做好准备，但她还是认真提了建议：遂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太分散，能不能有一个集中的空间，把旗袍、竹编、观音绣、福锦这些手艺人聚在一起，互相交流，一起展示。“比如我旗袍上的镶边，可以用竹编纹样来做；面料上也可以结合观音绣的针法。大家在一起，能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。”她说。

从面对针线到面对政策资源，跨度不小，罗滢还在适应，但没有拒绝——就像2016年坚持那个“去金华”的念头。

雨过天晴，从云缝里透出的光照进房间，丝线泛出细碎的光。

当被问及给最近

10年打多少分时，罗滢抬头看了眼窗外，“8分吧。事业上可以打高点，但心境上还有一些缺憾，自己性格里不够圆满的地方，还在补。”

“什么缺憾？”记者问。

“做手艺久了，跟外界关系会变弱。以前很外向，现在越来越向内，有时候一天也不怎么说话。正在改。”罗滢回答道。

临走前，记者问：对不少和你一样面临抉择的年轻朋友，会说什么？

罗滢想了很久说，“多出去看看世界。一旦你走出去，看到更多的东西，人生就会有更多可能性。”

“但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旗袍。”罗滢补了一句，“因为它在我手里时，我是安心的，是不需要思考‘我该做什么’的。”

十年一裁，裁的是布，也是她的人生。